

620
0000
=1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黨聲

第六期

討伐桂系軍閥專號

廣州市特別市黨部執行委員會編印

旬刊

民國十八年
五月十日出版

教員專

每冊
定價
五分

編輯者

廣州特別市黨部執行委員會

發行者

廣州特別市黨部執行委員會

印刷者

廣州市
惠福西
宏藝印務公司

代售者

各埠
大書局



Rwl 691/03

總理遺囑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目錄

對武漢事件同志應有的返省.....	胡漢民
黨的武力.....	林翼中
革命非爭奪.....	重寄
本會宣傳部爲討伐桂系軍閥及東江叛逆告民衆書	
陳銘樞陳濟棠告民衆書	
第八路總指揮部告廣西民衆書	
省市黨部忠告廣西同志書	
蔣介石告兩湖民衆書	
蔣介石告將士書	
陳銘樞陳濟棠告將士書	

粵將領忠告桂軍之感電

中央討逆軍第八路總指揮陳濟棠就職宣言

本會宣傳部討伐桂系軍閥宣傳大綱

訓練總監部討伐桂系軍閥宣傳大綱

第八路總指揮部鞏固中央肅清叛逆宣傳大綱

對武漢事件同志應有的反省

胡漢民

近來黨內黨外，都有一個極大的毛病，就是支配慾和佔有慾過度發達，而創造慾不能提起來。本來民國十多年來，所謂國內的人才，統統在這種情形之下，而近來這種情形似乎越加厲害了。以前因為國家社會都不能照總理的主義進行建設，大家長在不安定的生活中，所以在無知的愚民便常常挺而走險，流為盜賊；在所謂智識階級便但求倖進，投機，用不正當的手段去達自私自利的目的，這樣一來，所謂社會的中堅份子，其精神力量，大都被自己的支配慾支配着，被自己的佔有慾佔有了，大家拋下社會上切實的問題，切實的事業，不聞不問，社會的一切，因此便沒有基礎，沒有主宰。試問民國以來，過去的時光，雖已很久，國家社會却有何進步可言呢？而同時期內，我們看世界各國，誰沒有很顯著的進步！為什麼他們能够如此？就是因為他們的國民，把真實的人生，與真實的事業，看得很重，而把功名利祿，一切虛榮，看得很輕。比方一個藝術家，覺得藝術是他的第二生命，能對於藝術竭盡全力，在他便覺得人生已幸福了，慾望已滿足了。同時他既能這樣盡力，在他的事業上，自有特

殊的成績做出來貢獻社會，足以增進社會的幸福；社會上看他便比政治上面的大總統大將軍還要重要些。所以在外國被衆人所崇拜的偉人，不必一定是政治家，更不是在高位有權力的人。

大凡一個社會中，如果各個人自己做人的標準，以及崇拜別人的標準，都在「真實」，在「博大」，人人有以實利溥及社會的心，人人以自己所貢獻於社會為惟一做人之道，這個社會接受着各個人各方面的貢獻，一切自然蒸蒸日上，而各人的幸福，也沒有不日增月進的，像這樣的求好，是從個人求到社會，是從個人好起，好到會社，是確有把握的。至於我國人向來的打算却不然，大家看到社會污濁不好，便不肯按照根本做人的道理去走，而只想抄捷徑，討便宜，混過目前抓些小利再說，如果有人人在社會一切依舊黑暗，未曾進步以前，便下死功夫去做人，大家一定笑他是蠢子，不識時務，覺得「爲今之時」，便那樣做法，是上當吃虧的，是犯不着，算不來的。大家在這種心理之下，社會上許多要緊的事情，勢必被人攔起來，直等到社會本身進步才做；人羣中

有許多要緊的道理，也勢必被人攔起來，直等到人羣全體進化了才行。當各個人如此束手坐待社會與人羣先改過時，社會與人羣實在那裏坐待各個人先改進，於是結果彼此都待個空，而大家同歸於落後黑暗，所以凡為社會或環境中一份子的人，是不應當把一切過失罪惡，都推諉給社會與環境，而自己又不負責，這樣做法，是把事情的因果完全看倒了，尤其是真正的革命者不應如此。自己應做何事，萬不能顧到成敗利鈍，更不能隨社會環境為轉移，革命原是改出一個新環境的，對於舊環境正要奮鬥，如何能投降他？如何能寬容他？甚且與他合作！如何能放任他，甚且坐觀他的成敗，坐待他自身的轉機呢？凡事等待社會，等待環境的人，都是被革命者；凡不勝惡劣環境的壓迫，以至覺得透不過氣來就此放手失節，跟着環境去亂跑的，根本便表顯他是沒有創造能力的！

一般人支配慾與佔有慾的過度發達，並非因他們確有什麼支配的天才，確有什麼佔有後的目的：他們實在差不多都是為的一個原因——虛榮心太重，功名富貴的觀念太深而已。所謂虛榮，一定是個人的，暫時的，我們在今後做建設革命的工作，如果打不破這「個人的」、「暫時的」一關，一切建設與休想有成效！今後大家在未做事以前，都非有個正確

的人生觀不可，非了解我們真實的人生觀不可，人類的，民族，國家的真正光榮是什麼，我們一定要弄清楚，要設法去實現他，在我們的思想與行動中，要把他提出來，而將虛榮心捺下去，凡是虛榮心重的人，雖刻求「有於我」而其實是刻刻在那裏銷蝕他的「我」。在他心上實在是被「人」的一切所欺動，所誘惑，便糊糊塗塗的去跟着「人」追逐；，到了最後，雖一切都給他趕上了「人」，和「人」一樣，但是結果他却有了一個莫大的損失，就是銷滅了他的「真我」！所以我們如果要捺下心上的虛榮，就得從精神上的「自我」做起，這種精神上的「我」，在我國以前，久已有人實行了，如漢宋兩朝做學問的人，大抵是沒有人世一切的俗念的，他們研究經學的，單在經學上用功，專心致志，不知其他；研究理學的，他祇在理學中鑽研，理學以外，連同為學問的文章，考據，都一概不管，至於學問以外的一切人事，更不必談了，他們覺得，惟有他們所從事的是他們的真樂，是他們真實的人生，此外的環境都誘惑不動他們，這種情形，在專精的一方面說，他們是合於科學的精神，在個性堅強，在於特立獨行的方面說，他們是有創造的精神；所可惜的，漢學和宋學的門路太狹，未能就人羣切實的利益方面着想，所以結果，遠不如近世歐美諸國的學問家。凡創造慾發展的所得，都可以

社會，造成人類的幸福和進步，至於支配與佔有慾發結果，則對於社會往往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對於自己，則容易為走入惡化腐化的出發點，而且支配佔有二慾，則創造慾，簡直有互相消長的情形，創造盛，支配佔有便衰，支配佔有盛，創造便衰，這也是人生的兩條大路，任何人都不能走錯，何況是革命者呢！

兄弟常常覺得，總理所昭示我們的革命全功太大了！我們同志去竟這個全功的責任太重大！各個人雖然竭忠盡智，在這個全功之中認定一部分去創造把整個的「我」補放上去，還恐不及，如何能再輕視這僅僅的一個「我」而又被些虛榮支配掉，佔有掉，糟塌掉呢？我們常常說：「大家要鞏固本黨革命的歷史」，所謂黨的革命歷史，是由各個黨員的革命歷史積累而成的，個個黨員的歷史上有光榮，全黨的歷史才會光榮，反過來，各個黨員的歷史暗淡，黨的歷史也要受同樣的影響，同志們每人都應當常常顧到自己的歷史，免得黨的歷史因我一人而受損傷，至於自己的歷史又如何方不受環境的影響，這是應該自己計劃的，這是做得到的事，個人的革命歷史，本來只有革命者自己有力量去造成，完全由自己負責，社會環境從來不代革命者受過，更不代革命者保險；革命者如果墮落了，損失了，是無人原諒的，無人賠償的，完全

完全全由他自己承當，所以革命者實在應該特別愛惜自己，保護自己，為自己，就是為全黨，因為要為全黨，便該格外的為自己，這個道理，兄弟當時曾和今日之所謂危險者剴切剖陳，促其覺醒過，可惜沒有發生效力，眼看着本黨的革命歷史，並受了損傷！而試看那少數幾個人最後所得的，「實在」固然沒有，雖虛榮又在那裏，！他們事前以為他們環境中有些人是愛他們的，但是現在看看，那班人對他們，究竟是愛呢還是害呢？事已至此，他們能抓住環境不放，而說「事情是你攪壞的，你來負責吧」，環境還理他們嗎？環境終於是空的啊！革命者把自己和革命事業都倚賴在這種空的東西上面，真是大錯特錯！我們看了最近武漢許多同志的作為與結果，便格外覺得革命者對於他自己和環境之間所應有的種種認識，如果缺乏，實在是革命者的一個極大危機！

我們每每聽見人贊美，「某人辦黨有本領，」「某人很够做領袖，」兄弟覺得這些話的意義，都欠明顯，所謂某人，到底用什麼去辦黨，用什麼去當領袖。我們不得不問明白，我們祇應該贊美「某人黨德高，」「某人很努力」所謂黨德，乃為黨員及辦黨者必備之物，知有義務而不知有權利，是黨德中最高的，黨員應該犧牲一切，為主義而努力，犧牲自己的名譽，財產，生命，都所不惜，這樣便是黨德的高，而當

得贊美。如果一個黨員或黨務的領導者，權利心重，甚至連對黨的一切行動，也不免以富貴利祿，種種虛榮爲出發點，同時又以這種心理去領導別人，那不只是不革命，而且又反革命，雖然他所辦理的事業，一時有些表面，又何足稱道呢，所謂盡義務，並不是說空話的，第一，心理上要把義務提得高，無論大小，只要是義務，就得看重它，就把它放在其餘一切之上；第二，事實上要把義務盡得微，無論大小，只要是義務，就得竭智盡忠的完成它，負永久的責任，而不僅負暫時的責任，在盡義務之中，要征服艱難困苦，換言之，就是要和環境奮鬥，再掉過來說，我們要把所有的奮鬥和努力，都用在盡義務上，而不用在其他，我們黨員能如此的盡義務，然後國民黨的黨德，便表現出來，而真的值得贊美了。人生的義務是盡不完的，革命義務更盡不完的，一國的政治，不專在中央，不專在各級政府，和各種機關之內，我們既是人，便起碼都在個人的地位上，既是同志的便更，在一個黨員的地位上，對於政治，便永遠有義務要盡，「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一句話，是永遠不適用的。現在有些人還不脫傳統的思想，對於革命事業太不明瞭，在黨之內，依然分出什麼在朝在野來，一方面有人，以爲在朝才有責任可負，才能盡義務，在野是無責可負，無義務可盡了，一方面又

有人看得在朝者是在享受權利，於是他自己也抱着幾分享一部分權利的目的，而努力去奔競，這兩方面的人，對於所謂義務真太糊塗了，再則人世的一切，都沒有什麼「絕對」的，所以也沒有什麼絕對的完善，人事無止境，革命的事業更無止境，所以我們對於各種義務，在量的方面是盡不完，在質的方面是盡不做，但是雖然盡不完，在革命者却要刻刻求其能盡完，雖然盡不做，在革命者却刻刻求其能盡微。「小器易盈」，「故步自封」，豈是革命者所應有，例如兄弟現在所盡的一部分義務，兄弟絲毫不敢自滿，但是也不求「盡如人意」，而只求「盡其在我」，一定要終日忙碌勞苦，竭盡自己所有的聰明才力，纔覺心安理得，事情最忙時，甚至只有在毛廁上纔能看看書，看新聞雜誌，但對於所盡的義務，不時的自己省度起來，依然到處，感覺不滿。因此兄弟勸同志們，不要怨天尤人的牢騷，不要做一樁怨一樁，對於現在的地位與職務，不要小看了它而覺其中無甚義務可盡，或所有的義務已盡，大家要把自己整個的精神才力，都貢獻給現有的職務，「盡其在我」的去盡義務，在我們的工作之中，實在祇要一個「盡其在我」而不必求「盡如人意」，這句話可以再說得詳細點，在工作之中應該把許多外來的無謂的譏評，看得和許多無謂的阿諛，一樣無價值，一樣不必介懷，例如現在有

人說我們立法院是一個累贅的機關，是一個不能表露出任何成績的機關，我們聽了動氣嗎？要向說這話的人爭辯嗎？不，我們應該把這種爭辯的力量，節省下來，更加到我們職務的努力上去，有無成績，是否贅疣，不是爭辯所可解決的。

我們知到立法院的責任很大，總理的主義如何實現，總理的政策如何能具體的施行，我國的社會如何改造，總統要立法院立出適宜的法來，我們敢講，世界各國經幾次的大革命以後，結果所得，每每祇有幾條重要的法律而已，還在世界革命史上，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來的，本院同人，今後祇要抱定一個「盡其在我」的心，更加努力工作，拿真切的事實，來糾正許多人，對於立法的錯謬觀念，與怪誕議論，除掉表示事實以外，我們並不要專門去宣傳，做廣告，革命的事業是千百年的大計，不必與淺人較一日之長短，革命者是刻刻站在時代前面的，當然要被許多時代落伍的人笑罵。總理一生致力革命，也不知受過多少侮辱，最初在香港提倡排滿時，被人罵為強盜，國賊，以後屢屢出亡在外，流離顛沛，窮困潦倒，甚至為人所不齒，但總理何嘗自餒過，只有越受刺激，越加努力的，後來全國人民請他做大總統了，人人恭維他了，他對於那些恭維，依然是漫不經意，看得和從前的漫

罵一樣無聊，他覺得革命的主張不能貫徹，便棄大總統的地位如敝屣，在朝努力不宜，他特地地下野去努力，他還這樣的違反世俗功利思想，而去求他的主張的貫徹，當時國內有幾個人真認識他的，真能恭維他的？人家恭維的固不足憑，人家謾罵的又那裏足信，所以凡是得人恭維而沾沾自喜，受人謾罵而頹喪消極，自己沒有一定的主見的，那絕對不是革命者的態度，在我們的盡義務之中，不但任勞，而且要任怨，否則一切斷難完美，斷難貫徹。

因此兄弟感到單有支配慾而無創造慾，是常反常而被人支配，單有佔有慾而無創造慾，一定佔有不着什麼東西，凡暗中被人支配，而自以為在支配人的，凡佔有着虛偽表面，自以為已有所佔有的，實在危險得很，因為他們一定是被人包圍，或被人蒙蔽了，結果不落於惡化，便落於腐化，及至腐化或惡化以後，一切都完了，還有何支配與佔有可言呢。我們看了最近武漢的事，我們不由的要感到兩點，第一為什麼從前曾經為革命奮鬥，為黨國出力的人，很迅速的便惡化起來變軍閥？第二為什麼有黨部，有同志所在的地方，同志們並不能够表顯出黨的力量，與主義的力量，乃竟為人家所屈服，凡事只管敷衍糊混妥協，腐化得非黨員一樣，這兩點裏面，明明包含着兩個覆轍，我們應留意，不能再蹈，但

是我們如果不把這兩個覆轍的根源摸清楚了，我們的留意有什麼用？同志們！不幸的事件已發生過了，大家的頭腦，該冷靜些了，大家的忿忿，該轉換轉換方向，正正當當的工作，稠疊着壓攔着，渴盼我們去料理，我們該回頭，死心塌地的去料它們了，我們不能再走錯路，兜圈子，耗費精神才

黨的武力

——在本黨部紀念週演講——

各位同志，現在討逆軍事已經開始了，將來的結果如何，我們以前事來作証，以武力與黨的關係來作根據，不難下一句斷語：我們知道桂系叛軍最初起自武漢，自武漢敗後，殘餘軍閥李宗仁白崇禧遂竄返廣西，挑撥黃紹雄，進行侵害廣東，作孤注一擲，我們現就以前武漢的軍隊來講，事實上可謂不為不强，人數方面，他們有五六十團，又有鐵甲車，及堅固的防禦工事百餘里，如果以軍事專家的眼光來估量，可斷定非打一個月仗，事情不能了結，但是自蔣介石同志出師後不一週就把武漢克服了，爲甚麼呢？我們知道，武力的動作，如果經過民衆與黨的許可，然後去做的，就成爲民

力於無用之地，危險之途，而激出許多反動，遺誤許多禍患來了，黨裏發生這樣一件不幸的事，凡我同志，誰不應該負責任，誰不應担處分，誰不應該痛定思痛的反省？反省身爲何人，所做何事，已犯何愆，應補何過，總理的遺訓昭耀於前，國民的願望殷切於後，同志們反省啊！

林翼中

衆的武力，黨的武力，所向披靡，無敵於天下，否則適得其反，現在廣西的實力與從前武漢的比較起來，如何呢？不相差很遠嗎？武漢的兵力如此雄厚，不一週便烟消雲散，想區區廣西軍隊，當不難一鼓便可蕩平，至於武漢敗退的殘軍，改編的改編，繳械的繳械，那裏還有退回廣東，這完全是謠傳不可信的。

講到湖南方面何健同志現在已經統率了二十五團武裝同志，出發討桂，有湖南革命民衆的決心和覺悟作後盾，勝利一定可操，是無疑的，據確實的報告，桂林平樂都佔領了，至若范石生同志方面，自佔龍虎關，已向賀縣八步向梧州進

攻，地形有居高臨下的形勢，湘軍又由平樂進逼，依原定計劃，想不久就可以克復梧州了；其次雲龍方面也分路入貴州及百色，中央現又委派作柏返桂，那麼軍事是很有把握的，解決廣西問題，實非難事罷！

現在廣西兵力究竟有多少呢？，我們實地統計一下，他們不過一萬餘人，然而他又怎麼會來侵害我們呢？我們很明白的知道，就是因為他們以為東江的部隊和海軍都叛變了，他們就很容易入城，不料海軍未發動前，即被陳總指揮發覺，將全部繳械。至於東江方面蔣光鼐蔡廷楷自佔領惠州後，已向派尾進攻，叛軍已向河源方面竄去。東江軍事，也不成問題了。但我們知道，廣西軍閥始終是不覺悟的，他們不惜

革命非爭奪

革命的大事業，決不是一蹴可幾。革命成功的重要條件，就係在於為主義奮鬥不斷地流血與犧牲。革命的障礙物愈多，阻力愈大，離革命成功的時間愈長，所流的血就越多；還是一定的道理的。革命黨的組成員免不了攪雜許多假革命反革命份子，一到了革命環境，不利於他們個人自身的時候，他們一寧願自己而犧牲衆人了，反革命了。所以革命黨

破壞和平統一的局面，且夕都是想着侵入廣東，拿廣東的金錢來擴大叛軍勢力，反抗中央，他們居心可謂險惡極了，比北洋軍閥有過之無不及，我們為廣東人爭人格，為武裝同志爭人格，為鞏固革命的根據地根源地的廣東，為擁護中央完成統一，都應該起來打倒他們！我們要知道，這次戰爭，非為爭地盤爭私利的戰爭，是打倒破壞本黨革命勢力和破壞和平統一之軍閥的戰爭！我們可以逆料，勝利終必屬於我們，因為如兄弟剛才所說，武力是黨的武力，便得到民衆的同情，民衆的擁護，定能打倒一切的反動勢力，我們也要認清楚這一點才對呵！

重寄

裏邊的反革命者愈多，革命的前途就越困難。我們中國目前的革命現象，可不是就係陷在此等困難中麼？

什麼是革命呢？凡是破除一切人類生活，社會生存，國家生存的障礙，謀民衆與整個國家的幸福，就是革命，簡單點說，根本推翻一切不滿意的現狀，為公共謀福利，就是革命，等到一切社會國家景象都滿足我們的意思了，就算是革命

成功，就可停止革命行動。如果一天不滿足我們理想社會的標準，還是天天革命，天天要喚起民衆，高喊打倒，……實行打倒……但要怎樣才能滿足我們理想社會的標準呢？我們可以毫不思索地說：「三民主義的新國家見諸實現，就係滿足我們的標準了。」現在怎樣呢？離題太遠了，令我們太失望了！現在武漢及廣西的軍閥，且已背叛中央，破壞統一，反三民主義之道而行了，以革命黨員而忽變爲反革命，那我們自然更屬不滿意，更無可容忍，毫無姑息來革他們的命，以求達到我們建國的標準，所以這次討伐武漢軍閥，廣西軍閥，爲的是國家公共的利益，革命的利益，完全是站在國民革命的立場去討伐，毫無私爭與忌氣存乎其間。

但是很不幸，這次討伐叛逆的戰事，發生在我們廣東，發生在這革命策源地。對革命負担最重，犧牲最大的廣東。當此瘡痍未復，民困待蘇的急切要求之下，忽然西江方面廣西的蜂鼓動地來；東江方面的附逆叛將同時發作，弄得東西北三江戰雲密布，人民重罹兵燹，陷於水火。在此種惡劣環境之下，我們廣東人雖富於革命性，雖能够犧牲，我相信不免有些人要咒詛革命，罵革命爲徒苦勞民。這罵革命黨人自己去革命而自己却又變爲反革命。不錯，我們國民黨革命的目標是：1. 打倒帝國主義，2. 打倒軍閥，3. 打倒共產黨，1.

打倒土豪劣紳，貪官污吏。到了這個年頭，軍閥不是已經打倒，全國統一了麼？恐怕就會有人發生下邊兩個疑問：（一）爲什麼還要喊打倒軍閥呢？（二）以前是曾出死力討伐北方軍閥的同志，現在何以一變而爲仇敵，說他們是反革命？是不是內爭呢？

我們要解答上邊兩個問題就先要明白什麼是軍閥？什麼是內爭？

我們簡陋地把這兩個名詞下一個定義：凡是以個人主義爲目的，以己派己系的利益爲前提，擁重兵霸佔地盤而不顧全民衆之利益者便是軍閥。換言之，自私自利，不顧黨國的實力派，都是軍閥，我們不管他是黨員也好，不是黨員也好，都應打倒。我們本着經理的遺教，謀黨與全民衆的公共利益，去討伐這些自私自利不顧黨國的實力派，就是爲主義而革命。不是內爭。因爲內爭是以私利爲目的是爲私鬥，我們爲維持民族國家的公共利益，對軍閥加以討伐，是公戰，是革命。

全國各界民衆及本黨同志對此次討伐叛逆軍閥，應取的態度：第一，要站穩在國民革命的立場上，比較誰是革命，誰是反革命；第二，要擁護中央，鞏固黨國，伸張討伐；第三，要深刻地認識討伐廣西軍閥，是革命的手段，絕對不是內爭

，更不是排除異己；第四，要貫徹革命的三民主義，要不惜犧牲，澈底革命，不要貪圖苟安，姑息遺禍。

革命的民衆們！革命啊！你們的革命担子放不下去啊！

本會宣傳部討伐桂系軍閥及東江叛逆告民衆書

革命的民衆們！

背叛黨國的桂系軍閥李宗仁白崇禧黃紹雄現在又統率他們殘餘反動軍隊，乘虛入寇我們的廣東了！在過去的一月當中，我們廣東的全體同志以及軍事將領，因念廣西軍人在過去革命工作，不無相當的徵勞，並且不願我兩粵人民爲着二三叛黨的梟雄，而重遭戰禍，曾一再聯名通電勸告廣西軍政當局，對時局應有光明磊落之表示，絕不宜顧慮躊躇，誰知我們出自肺腑的懇摯之言，竟被目爲無能示弱的表示！他們一面派人來粵，向我們詭言和好，一面却抽調大兵，掠我封川城都，同時並運動海軍叛將舒宗鑑，及東江叛軍徐景唐李務滋等，水陸並進，內攻外合，以圖一舉而襲取廣州，桂系軍閥這種不顧信義，不顧廉恥的言行，固足貽羞人類！而叛將徐李雲等之賣省求榮，甘心附逆，其罪過更不容誅！

我們要知道桂系軍閥侵掠廣東的目的，不只是攫取地盤擄劫財物的這麼簡單，他們最終企圖，是在吸盡廣東人民的

膏血，以培植反革命的實力，爲顛覆中央政府的工具。我們只要看他們在武漢潰敗之餘，不惜磨滅天良去和本黨唯一的死讐共產黨徒以及一般腐化惡化份子聯絡勾結，便可以証明一切了！

現在我們廣東深明大義的武裝同志，已經下了革命的犧牲奮鬥的決心爲保持革命策源地的光榮歷史，爲拯救疲憊不堪的兩粵人民，爲真正的和平統一而與桂系軍閥及東江叛軍決鬥了！叛艦的收復，已暗示着我們前途的勝利，我們更徵諸過去不遠的事實，這些實力遠不及張吳，智謀遠遜於袁殷的桂系及東江殘餘軍閥，其結果必致於失敗滅亡，是用不着苦慮而可決的！

革命的民衆們！在這革命與反革命的勢力決鬥期中，我們要深切的認識我們自己的危險與責任，我們要知道這次討伐桂系軍閥及東江叛逆，是革命與反革命勢力的爭鬥，也就是我們革命民衆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現在我們的忠勇的

將士已經在前線與敵人血刃肉搏，以求我們的生路了，我們後方的民衆應各抱定與黨國共存亡的決心，應各立下除逆務除盡的志向，一致團結起來與罪惡滔天的叛逆軍閥作殊死戰

陳銘樞陳濟棠告民衆書

親愛的民衆們，我們黨軍自北伐以來，屈指不及三年，竟把整個中華民國都放在青天白日旗統治之下，國民政府亦於此時把那訓政實施綱領公佈了，各省各項建設事業都已次第着手，在這全國統一軍政時期結束訓政時期開始的當中，竟發生一件最痛心的事情，這件最痛心的事情，就是李宗仁白崇禧諸逆，盤據武漢政治分會，擅自動兵圍攻湖南省城，把中央特任的湖南省政府趕走，這種舉動，純然是軍閥的行爲，中央初猶大度包涵，不予深究，詎料李白諸逆，公然稱兵變叛，希圖以武力傾覆中央，我中央政府爲革命前途計，明令聲罪致討，這便是中央政府不得已而用兵武漢的苦衷，廣西的黃紹雄，本來和李白諸逆，狼狽爲奸，中央不忍兩粵人民重罹兵禍，仍然曲予優容，着黃逆負責編遣廣西各部隊，我廣東的武裝同志，明知李白狼子野心，不易就範，於是函電交馳，竭誠勸導，而且一再派遣香旅長翰屏陳說利害，促其

，最後的勝利終屬於我們的：

革命的民衆們總動員起來！

打倒桂系軍閥及肅清東江叛逆！

覺悟，乃黃逆不特充耳不聞，更敢進兵侵畧我封川都城，我廣東武裝同志忍無可忍，莫不髮指眦裂，與逆敵誓不兩存，現奉中央令會同湘濟兩省，出師討逆，這些跳梁小丑，義旗所指，不難一網成擒，管間是非順逆之分，就是勝負所繫，茲再就是非順逆，和革命的民衆們，說幾句話，李白黃諸逆，非曾掛名黨籍麼？這一次叛逆行爲，非違犯黨紀麼？凡屬國民黨的黨員，對於此等叛黨的罪人，應該一致起來聲罪致討，中央政府，是全國人民所付託的，是替全國人民謀幸福的，自五院成立以來，一切措施，都能適應人民底需要，對內則訓政時期的建設工作已着手進行了，對外則外交日益進步，中國的國際地位，已逐漸抬高了，李白黃諸逆背叛中央，實違反全國的民意，且不管和人民的利益宣戰，全國的民衆們，應該一致起來，聲罪致討，國民革命以打倒帝國主義爲目的，然而要打倒帝國主義，先要自強，要自強先要鞏固中央

，完成統一，李白黃諸逆，這回搗亂的行爲，是替帝國主義製造侵畧中國的機會，因此我們要打倒帝國主義，應該馬上肅清武漢軍閥的餘孽，在蘇俄指揮下的中國共產黨於統一之下，已無隙可乘，李白黃諸逆，一面勾結共產黨的走狗，一面破壞統一，使其產黨，得此從中煽動，以圖死灰復燃，這種行爲，無異甘心爲共產黨工具，我們要肅清殺人放火的共產黨，應該馬上肅清武漢軍閥的餘孽，就吾粵而論，自北伐以來，吾粵民衆，勤助革命，不知犧牲了幾許生命財產，才得到現在粗定的局面，凡有血性的人們，都不肯把慘痛營得來的粗定局面，供人破壞，更不肯以建設方殷之廣東，再供反革命者之犧牲，在平時李白諸逆，已視廣東如外府，攘奪廣東的金錢，不計其數，廣東人以血汗之資，贊李白黃諸逆，蒙養軍隊，從來不敢訴過一句的冤苦，今李白黃諸逆竟昧却良心，希圖以廣東所蒙養的軍隊來擾亂廣東，征服廣東

第八路總指揮部告廣西民衆書

親愛的廣西民衆們，李宗仁白崇禧諸逆，背叛中央的經過，已盡人皆知，現在李白兩逆，在武漢的反動勢力，早經瓦解冰消了，黃逆紹雄，不奉中央命令，不聽各方勸告，與

，吸吮廣東人民的膏血，不平之事，無過於此，試問廣東的革命民衆，能够俯首貼耳，供人宰割麼。能任由三數逆徒牽廣東以入反革命之路麼？如其不能，惟有團結起來把李白黃諸逆趕緊打倒！再就廣西而論，廣西的革命民衆，當然要保存廣西革命的地位，豈肯任三數野心家，強姦廣西的民意，以廣西爲反革命的根據地，尤不肯將廣西人民的生命財產供三數野心家的犧牲，我們相信廣西的民衆，打倒李白黃諸逆之心，比較廣東民衆爲尤切，末了，我們就任何方面觀來，是非順逆，實已明若觀火，親愛的民衆們，應該認識清楚，肅清武漢軍閥餘孽，是我們目前的急務，尤其是爲兩粵民衆目前的出路，民衆們，協助我們革命軍隊向當前的敵人李白黃諸逆努力進攻罷，廣東省政府主席陳銘樞，國民革命軍討逆軍第八路總指揮陳濟棠。

李白狼狽爲奸，胆敢率兵進窺廣東，以圖達到盤據兩廣，反抗中央之妄想，本總指揮奉令討賊，以黃逆無可理喻，萬不獲已遂以兵戎相見，但念廣西民衆，在黃逆勢力之下，深恐順

逆是非，有未盡明瞭，茲特列舉以下數事，爲我親愛的廣西民衆告。一須從經過的事實來判斷順逆是非，李白諸逆的頭腦中，充滿着舊封建思想，白逆到了北平之後，遂以爲羽毛豐滿了，出其危害黨國的手段，欲取中央而代之，對於友軍，盡其挑撥離間之能事，如奉天易幟，明明是效順黨國，爲我革命民衆人人希望的，李白兩逆則勾結楊宇霆，從中反抗，追奉天事定，李白兩逆自知枉作小人，於是欲以平漢的兵力，傾覆中央，平方將士，知李白等狼子野心，若不揭發其奸，黨國前途，何堪設想，廼將他們一切計劃，報到中央去，一面聯合起來，驅逐白逆，漢方知道破綻已露，無可掩飾，乃一個老實不客氣的，驅逐湘主席，意圖消滅湘軍，使湘桂兩省，呵成一氣，與中央對抗，種種越軌行動，尙優容他，希望以和平政治的手腕來解決，詎漢方對湘軍則一面窮追，不聽制止，對南京則着着備戰，封船呀，調兵呀，弄成舉國輻輳的形勢，中央據各方報告，不得已始調兵應付，及漢軍潰退，蔣主席仍持寬大的態度，對於潰軍，一，再曉諭收編，對爲首胡陶夏諸人，給資出洋，不加深究，而且一面委黃逆紹雄以廣西編遣特派員的職務，寬大如此，無非冀黃逆有所覺悟，此種事實，在在可以覆按，粵省當局，在此經過中間，也會用過幾許心力，爲和平統一的促進及運動，詎諸逆的野

心不死，不特毫無悔悟，并敢出兵犯我粵境，親愛的廣西民衆們，這種事實，擺在我們眼前，拿出良心來判裁一下，則順逆是非便可十分明白了，二，須知道回用兵廣西，係所以援救廣西的民衆，黃逆在桂，平日已有軍閥的名稱，此次更想把全省人民的生命財產，爲他們反革命的犧牲品，我們不忍廣西的同胞，爲二人而淪於萬劫不復之地，是以本着救災恤鄰之義，以救廣西，本總指揮從前久駐梧州，辦理善後，其時所做工作，是否以人民利益爲依歸，想廣西人士，至今猶未忘記，今者雖不得已而用兵，但耿耿此心除却拯救廣西民衆之外，不知其他，我親愛的廣西民衆們，當知打倒李白黃諸逆，卽所以自救，快攘臂而起，與我們一致行動罷，三，須知道回用兵廣西，係所以捍衛黨國，自北伐以來，我們武裝同志，和革命民衆，不知犧牲了幾多生命財產，才得到統一粗安之局，現在中央，正積極以從事於訓政時期的工作，全國的民衆，對於中央，都有急切的需求，都有堅確的信仰，李白黃諸逆，背叛中央，破壞統一，這種行爲，無異與全國民衆宣戰，廣西的民衆肯跟着李白黃諸逆一路跑，做全國民衆的公敵麼，富於革命性的廣西民衆，來來，些快來，與我們一致行動罷，四，須明瞭廣西現在所處的地位，李白兩逆，將武漢十萬之兵，結果不擊自潰，黃逆紹雄，竊據廣西